



沒有範文的日子

上星期介紹了《中華文化承襲》(上下冊)，此次談《中華文化承襲》的續編《中華文化類英》(上下冊)。上星期說過，欣賞《中華文化承襲》的文章編著者系統；而在談論的中國文化之海峽橋基來談，談書的判斷標準。《中華文化類英》是《中華文化承襲》的追隨版，編者陣容上一套，分別是此套供高中生閱讀。

讀文學不宜概念化

《中華文化類英》的內容確比《中華文化承襲》深入。如何介紹此書呢？剛巧就在最近，我遇到一些教學上的疑難，於是拿出這套書，看它是否可幫忙——我要檢視的，是《中華文化類英》對古典與現代小說如何界定、特色何在。

話說已經連續讀第七年為一個個人課程擔任現代小說導師，學員來自各行各業，非文科出身，卻都是業內的專業人士。他們有理解能力，心智成熟，所缺者只是具體的文學知識而已。這讓課特別有挑戰，因為學員能力高，有條件去鑽研深入。一直認為讀經典文學之難，難在要讀得明白。

古代與現代小說之別

——讀《中華文化類英》上下冊

文：余非

作品中的人情世道，向成年人（那怕是非文學出身）教本文閱讀，不會比教初中生難。

第一課通常是概述現代文學的基本概念及情況，第二至四章是其體作品的閱讀分析。就在這一起，遇到幾位特別好問的學員，一問一答間，有心人地試圖在末閱讀指定篇章、未細讀作品例子之前，預概念式的由表到裏按「即時明白」一些深入、複雜的文學情況。

我說：「現代小說就是新章嗎……」、「《紅樓夢》不是小說嗎？我說：『現代小說用白話寫作？』《紅樓夢》的文字也很白啊。反問得好，明消以降，尤其是清末，確是出了幾本著名的白話小說，但那是與文言相對、古已有之的白話系統，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即稱白話文。我說：『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下，文學、小說被賦予反映社會人生的意義……』，《儒林外史》的風調雨順，也有這道理，魯迅小說的諷刺嘲弄，正好上承清代小說這方面的風格，以小說文法修辭。

混戰一時，原來對設正式讀過古典小說、現代小說的學員來說，由於沒有具體的文學閱讀經驗，只出於一些字眼「概念化」的理解，既又很講效率，地希望即時明白，是會出問題。

2008年5月26日(一)

果報觀與針砭時弊

——讀《中華文化類英》上下冊

文：余非

誠然，明清小說也「反映社會人生」，清純紙的《聊齋誌異》、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甚至諷刺現實。

《中華文化類英》上冊、專輯三「文學與人生」第十篇「明清小說的果報觀」如是說：「因為果報是一種深入人心的觀念，對中國小說的創作也有一定的影響，前者通常這樣說：『果報作為一種普遍的小說內核，主要是在明清時期才變得日益顯明突出。……如為善報的《三言》及為惡報的《二拍》等。』」

《佛神羅主編《中國文化類英》，上冊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北京，2008年1月，頁194。」

中國古代「小說」成形於唐，傳奇為其大宗，分言、神、異、史三大類。我的中學年代《亂舞傳奇》為課外讀本。宋出有傳奇，但以話本小說見長。相對於文言短篇傳奇，宋以話本小說最見其時代特色。家個個政治上弱

勢，但都市及商業繁榮發展，個人的說書、說唱行大盛；話本小說，就是說唱故事的文字版，與唐文官韻體傳奇小說相比，宋話本故事是白話小說，文字風格上保留說話語法，是口語的書面化。

宋話本小說的《話本》（故事框架）被明文人採納並作藝術加工，成了時文正宗，是民間生活日趨豐富下的產物。由於罕自民間，本質上必然「反映社會生活」。明清小說對「社會」有所「反映」，要難在於題材，至於題材家承家載的意義，是勸善懲惡。

這些包含因果報應的小說，雖然蘊藏一些較為迷信的思想，但是作者創作的目的是勸善懲惡，但都市及商業繁榮發展，個人的說書、說唱行大盛；話本小說，就是說唱故事的文字版，與唐文官韻體傳奇小說相比，宋話本故事是白話小說，文字風格上保留說話語法，是口語的書面化。
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果。這點是不可以忽視的。（同上書，頁193。）

「反映社會人生」是明清小說與現代小說表面上的相似之處。分別是現代小說的創作目的，不是泛泛地「勸善懲惡」，導引因果報應，現代小說如現實主義、寫實主義對社會人生之察，希望透過小說令人對現實人生的處境多所反思、多加批評，最終的目的是改變現實——革命去也。

「勸善懲惡」與「文學改良社會」，是古代、現代小說在作者創作意圖上的基本分別。在上述的大脈絡下，《專輯三》第十八篇「明清小說的果報觀」，對明清小說的內容特點歸納得很確：勸善懲惡，因果有報，就是明清小說的寫作意義。（三之三）

敘述模式上的新變

——讀《中華文化類英》上下冊

文：余非

如《阿Q正傳》……可以說，這與清代創制小說的用意是一脈相承的。（同上書，頁196。）

透過《中華文化類英》上冊、專輯三「文學與人生」第十八及十九兩篇文章，讀者可掌握中國小說由古代至現代敘述模式轉移上的異同何在。也只有讀入現代文學階段，以現代小說的技巧和現代白話文寫成的現代小說，才在身分上正正式式成為文學之正宗。

寫作特點 白話小說 全新創作

至於現代文學，乃至現代小說的形態，可讀第二十一及二十二兩篇。

然，清末有白話文，五四前後也有白話文，兩者雖在語言系統上是先後發展關係。然而，於語言運動的意義來說又另作別論。創刊於1915年的《新青年》雜誌提倡三件事，引人應先從（民主）、（新舊）的意義而言，假如知悉白話文的白話文是生活需要約自然發生，白話語本小說是因說唱、說書藝術而大行其道，則白話文小說是成了帶日性的「革命工具」。主要是用來「取代文言文」、破舊立新，遇有新現象表達，就用了「

科學」的白話，不用文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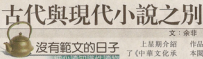
落為文學，假如小說創作語言已更新（白話文化），技巧與創作觀念也應一併更新，好使用全新的態度來看待用來「改良社會人生」的現代小說。西方短篇小說的體裁及創作範疇於1910年代末開始引入中國，大盛於1920至30年代。現代小說為西方敘述模式下的創作，說書者技巧在傳島、人物、背景三方面的考慮都不同於古代。

如要印證上述說法，一點也不難，精讀魯迅的《在酒樓上》、《祝福》等短篇，然後找一兩本清末白話小說對照。當中的分別不是藝術上的高下判斷——中國古代小說的經典名篇麻痺痛口——是小說風格、文體意識，乃至讀者對小說閱讀之不盡如同一種全新的創作態度、敘述模式，令現代小說體裁上是古代小說的一次新變。（三之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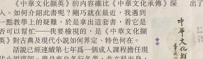
《佛神羅主編《中國文化類英》，上冊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北京，2008年1月，頁194。」

魯迅提出要注意《儒林外史》的諷刺性，並以此特點確定《儒林外史》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地位。第十九篇「清代諷刺小說之針砭時弊」的末句如是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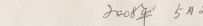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對諷刺小說的研究有獨到之處，而他的「小說創作」往往也有準的制衡意識。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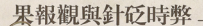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6日(一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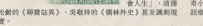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6日(一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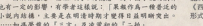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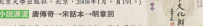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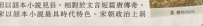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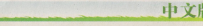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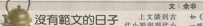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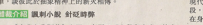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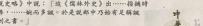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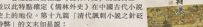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2008年5月28日(三)



2008年5月28日(三)